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九回 遣長途醫生試電術 憐香伴愛妾學洋文

卻說諸親友正交頭接耳，議論彩雲妝飾越禮，忽人叢中夫人盛服走出，卻聽她說道：「諸位親長，今日見此舉動，看此妝飾，必然詫異，然願聽妾一言：此次雯青出洋，妾本該隨侍同去，無奈妾身體孱弱，不能前往；今日所娶的新人，就是代妾的職分。而且公使夫人是一國觀瞻所繫，草率不得，所以妾情願從權，把誥命補服暫時借她，將來等到復命還朝時，少不得要一概還妾的。諸尊長以為如何？」言次，聲音朗朗，大家都同聲稱贊。於是傳齊吹手，預備祭祖。雯青與夫人在前，傅彩雲在後。行禮畢，彩雲叩見雯青夫婦，大家送入洞房。雯青這一喜，直喜得心花怒放，意蕊橫飛，感激夫人到十二分，自己就從新房出來，應酬外客。那潘勝芝、貝效亭、謝山芝一班熟人，擺播臺、尋唐僧，翻天覆地的鬧起酒來，想要叫局，只礙著雯青如今口銜天語，身膺使旄，只好罷休。雯青陪著暢飲，到漏靜更深，方始散去。雯青進來，自然假意至夫人房中，夫人卻早關了門。雯青只得自回新房，與彩雲敘舊。久別重逢，綢繆備至，自不消說。正是芳時易過，倏滿假期，便別了夫人，帶了彩雲，出了蘇州城，一徑到上海。其時蘇滬航路還沒有通，不像現在有大東、戴生昌許多公司船，朝來暮往的便捷。雯青因是欽差大臣，上海道特地派了一隻官輪來接，走了一夜，次早就抵埠頭。雯青先把家眷安排上岸，自己卻與一班接差道縣，酬應一番。行轅中又送來幾封京裡書札，雯青一一檢視，也有親友尋常通賀的；也有大人先生為人說項的；還有一班名士黎石農、李純客、袁尚秋諸人寄來送行詩詞，清詞麗句，覺得美不勝收。翻到末了一封，卻是莊小燕的，雯青連忙拆開，暗想此人的手筆倒要請教。你道雯青為何見了莊小燕姓名，就如此鄭重呢？這莊小燕，書中尚未出現過，不得不細表一番。原來小燕是個廣東人，佐雜出身，卻學富五車，文倒三峽，而且深通西學，屢次出洋，現在因交涉上的勞績，保舉到了侍郎，聲名赫赫，不日又要出使美、日、比哩！雯青當時拆開一看，卻是四首七律道：

詔持龍節度西溟，又捧天書問北庭。
神禹久思窮亥步，孔融真遣案丁零。
遙知汎極雙旌駐，應見神州一發青。
直待車書通絕徼，歸來鳧蹕禪雲亭。
聲華藉藉侍中君，清切承明出入廬。
早擅多聞箋豹尾，親圖異物到邛虛。
功名兒勒黃龍艦，國法新銜赤雀書。
爭識威儀迎漢使，吹螺伐鼓出穹閭。
竹枝異域詞重譜，敕勒風吹草又低。
候館花開赤瓔珞，周廬瓦復碧琉璃。
異魚飛出天池北，神馬來從雪嶺西。
寫入夷堅支乙志，殺青他日試標題。
不嫌奪我鳳池頭，譚思珠玲佐廟謀。
敕賜重臣雙白璧，圖開生絹九瀛洲。
茯苓賦有林牙誦，苜蓿花隨驛使稠。
接伴中朝人第一，君家景伯舊風流。

雯青看罷，拍案叫絕道：「真不愧白衣名士，我輩愧死了！」遂即收好，交與管家。一面喊伺候上岸。坐著雙套馬車，沿途還拜各官，並德、俄諸領事，直到回天後宮行轅，已在午牌時候。

早有自己的參贊、翻譯、隨員等等這一班人齊集著，都要謁見。手本進去，不一時，就見管家出來傳話：「單請匡朝鳳匡大人、戴伯孝戴老爺進去，有公事面談。其餘老爺們，一概明日再見吧。」大家聽見這話，就紛紛散了。只剩匡次芳、戴伯孝二人，低著頭，跟那管家往裡邊去。到了客廳，雯青早在等著，見他們進來，連忙招呼道：「次兄，伯兄，這幾日辛苦了！快換了便服，我們好長談。」次芳等上前見了，早有阿福等幾個俊童，上去替他們換衣服。次芳一面換，一面說走：「這裡分內的事，算什麼辛苦。」說著，主賓坐了。雯青問起乘坐公司船，次芳道：「正要告訴老前輩，此次出洋，既先到德國，再到俄、奧諸國，自然坐德公司的船為便。前十數日德領事來招呼，本月廿二日，德公司有船名薩克森的出口，這船極大。船主名質克，晚生都已接頭過了。」伯孝道：「卑職和匡參贊商量，替大人定的是頭等艙，匡參贊及黃翻譯、塔翻譯等坐二等，其餘隨員學生都是三等。」雯青道：「我聽說外國公司船，十分寬敞，就是二等艙，也比我們招商局船的大餐間大得多哩。其實就是我也何必一定要坐頭等呢！」次芳道：「使臣為一國代表，舉動攸關國體，從前使德的劉錫洪、李葆豐，使俄的高厚、曾繼湛，使德、意、荷、奧的許鏡澈，我們的前任呂萃芳，晚生查看過舊案，都是坐頭等艙，不可惜小費而傷大體。」次芳說時，戴會計湊近了雯青耳旁，低聲道：「好在隨員等坐的是三等，都開報了二等，這裡頭核算過來差不多，大人樂得舒服體面。」雯青點點頭。次芳順手在靴統裡拔出一個折子，遞到雯青手裡道：「這裡開報啟程日期的折子，謄寫已好，請老前輩過目後，填上日子，便可拜發了。」雯青看著，忽然面上躊躇了半晌道：「公司船出口是廿二，這天的日子……」這句話還沒有說出，戴伯孝接口道：「這不用大人費心，卑職出門就是一、二百里，也要揀一個黃道吉日。況大人銜命萬里，關著國家的禍福，那有輕率的道理！這日子是大人同衙門最精河圖學的余笏南檢定的，恰好這日有此船出口，也是大人的洪福照臨。」雯青道：「原來笏南在這裡，他揀的日子是一定好的，不用說了。」看看天色將晚，次芳等就退了出來。當日無話。

次日，雯青不免有宴會拜客等事，又忙了數日，直到廿二日上午，方把諸事打掃完結。午後大家上了薩克森公司船，慢慢地出了吳淞口，口邊俄、德各國兵輪，自然要升旗放炮的致敬。出口後，一路風平浪靜，依著歐、亞航路進行。彩雲還是初次乘坐船，雖不顛簸，終覺頭眩眼花，終日的困臥。雯青沒事，便請次芳來談談閑天，有時自己去找他們。經過熱鬧的香港、新加坡、錫蘭諸埠頭，雯青自要與本埠的領事紳商交接，彩雲也常常上去游玩，不知看見多少新奇的事物，聽見了多少怪異的說話，倒也不覺寂寞。不知不覺，已過了亞丁，入了紅海，將近蘇彝士河地方。

這日雯青剛與彩雲吃過中飯，彩雲要去躺著，勸雯青去尋次芳談天。彩雲喊阿福好好伺候著，恰好阿福不在那裡，雯青道：「不用叫阿福。」就叫三個小童跟著，到二等艙來，聽見裡面人聲鼎沸，不知何事。雯青叫一個小童，先上前去探看，只聽裡面阿福的口聲，叫著這小童道：「你們快來看外國人變戲法！」正喊著，雯青已到門口，向裡一望，只見中間一排坐著三個中國人，都垂著頭，閉著眼，似乎打盹的樣子；一個中年有鬚的外國人，立在三人前頭，矜心作意地凝神注視著；四面圍著許多中西男女，仰著頭望，個個面上有驚異之色。次芳及黃、塔兩翻譯也在人叢裡，看見雯青進來，齊來招呼。次芳道：「老前輩來得正巧，快請看畢葉發生的神術！」雯青茫然不解。那個外國人早已搶上幾步來，與雯青握著手，回顧次芳及兩翻譯道：「這便是出使敵國的金大人麼？」雯青聽這外國人會說中國話，便問道：「不敢，在下便是金某，沒有請教貴姓大名。」黃翻譯道：「這位先生叫畢葉士克，是俄國有名的大博士，油畫名家，精通醫術，還有一樣奇怪的法術，能拘攝魂魄。一經先生施術之後，這人不知不覺，一舉一動，都聽先生的號令，直到醒來，自己一點也不知道。昨日先生與我們談起，現在正在這裡試驗哩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指著那坐的三個人道：「大人，看這三個中國工人，不是同睡去的一樣嗎？」雯青聽了，著實稱異。畢葉笑道：「這不是法術，我們西國叫做Hypnotisme，是意大利人所發明的，乃是電學及心理學裡推演出來的，沒有什麼稀奇。大人，你看他三人齊舉左手來。」說完，又

把眼光注射三人，那神情好象法師畫符念咒似的，喝一聲：「舉左手！」只見那三人的左手，如同有線牽的一般，一齊高高豎起。又道：「我叫他右手也舉起！」照前一喝，果然三人的右手，也都跟著他雙雙並舉了。於是滿艙喝采拍掌之聲，如雷而起。雯青、次芳及翻譯隨員等，個個伸著舌頭，縮不進去。畢葉連忙向眾人搖手，叫不許喧鬧，又喊道：「諸君看，彼三人都要仰著頭、張著嘴、伸著舌頭、拍著手，贊嘆我的神技了！」他一般的發了口令，不一時果然三人一齊拍起手來，那神氣一如畢葉所說的，引得大家都大笑起來。次芳道：「昨日先生說，能叫本人把自己隱事，自己招供，這個可以試驗麼？」畢葉道：「這個試驗是極易的。不過未免有傷忠厚，還是不試的好。」大家都要再試。雯青就向畢葉道：「先生何妨挑一個試試。」畢葉道：「既金公使要試，我就把這個年老的試一試。」說著，就拉出三人中一個四五十歲的老者，單另坐開。畢葉施術畢，喝著叫他說。稍停一回，這老者忽然垂下頭去，嘴裡咕嚕咕嚕地說起來，起先不大清楚，忽聽他道：「這個欽差大人的二夫人，我看見了好不傷心呀！他們都道欽差的二夫人標致，我想我從前那個雪姑娘，何嘗不標致呢！我記得因為自己是底下人，不敢做那些。雪姑娘對我說：『如今就是武則天娘娘，也要相與兩個太監，不曾聽見太監為著自己是下人推脫的。聽說還有拚著腦袋給朝裡的老大們砍掉，討著娘娘的快活哩！你這沒用的東西，這一點就怕麼？』我因此就依了。如今想來，這種好日子是沒有的了。」大家聽著這老者的話，愈說愈不像了，恐怕雯青多心，畢葉連忙去收了術，雯青倒毫不在意，笑著對次芳道：「看不出這老頭兒，倒是風流浪子。真所謂『莫道風情老無分，桃花偏照夕陽紅』了。」大家和著笑了。雯青便叫阿福來裝旱煙。一個小童回道：「剛纔那老者說夢話的當兒，他就走了。」雯青聽了無話。正看畢葉在那裡鼓搗那三個人，一會兒，都揩揩眼睛，如夢初覺，大家問他們剛纔的事，一點也不知道。畢葉對雯青及眾人道：「這術還可以把各人的靈魂，彼此互換。現在這幾人已乏了，改日再試吧。」

雯青正聽著，忽覺眼前一道奇麗的光彩，從艙西角裡一個房門旁邊直射出來，定睛一看，卻是一個二十來歲非常標致的女洋人，身上穿著純黑色的衣裙，頭戴織草帽，鼻架青色玻璃眼鏡，雖妝飾朴素得很，而粉白的臉、金黃的髮，長長的眉兒、細細的腰兒，藍的眼、紅的脣，真是說不出一幅絕妙仕女圖，半身斜倚著門，險些鉤去了這金大人的魂靈。雯青不知不覺地看呆了，心想何不請畢先生把這人試一試，倒有趣，只不好開口。想了半天，忽然心生一計，就對畢葉道：「先生神術，固然奇妙極了，但兄弟尚不能無疑。這三個中國人，安見不是先生買通的呢？」畢葉聽罷，面上大有佛然之色。雯青接著道：「並非我不信先生，我想請先生再演一遍。」說著，便指著女洋人低聲道：「倘先生能借這個女洋人一試妙技，那時兄弟真死心塌地的佩服了。」次芳及兩個翻譯也附和著雯青。畢葉佛然道：「這有何難！我立刻請這位姑娘，把那東邊桌子上的一盆水果搬來，放在公使面前好麼？」這句話原被雯青那一句激出來的。大凡歐洲人性情是直爽不過，又多好勝，最恨人家疑心他作偽，總要明白了方肯歇手，別的都顧不得了。畢葉被雯青這一激，也不問那位姑娘是誰，就冒冒失失地施起他的法術來。他的法術又是百發百中，頓時見那姑娘臉上呆一呆，就轟轟隆隆地走到東邊桌子上，伸出纖纖玉手，端著那盆冰梨雪藕，款步而來，端端正正地放在雯青坐的那張桌上，含笑斜睇，嫣然傾城。雯青這一樂非同小可，比著那金殿傳臚、高唱誰某的時候，還加十倍！那裡知道這邊施術的畢葉，這一驚也不尋常，卻比那死刑宣告牽上刑臺的當兒彷彿一般，連忙摘了帽子，向滿船的人致敬，先說西話，又說中國話，叮囑大家等姑娘醒來，切不可告訴此事。大家答應了。那時船主質克，因聽見喧鬧的聲音，也來艙查看，畢葉也給他說了。質克微笑應諾。畢葉方放了心，慢慢請那位姑娘自回房中去，把法術解了。雯青諸人看見畢葉慌張情形，倒弄得莫名其妙，問他何故。畢葉吞吞吐吐道：「這位姑娘是敝國有名的人物，學問極好，通十幾國的語言學，實在是不敢瀆犯。」次芳道：「畢葉先生知道她的名姓嗎？」畢葉道：「記得叫夏雅麗。」雯青道：「她能說中國話麼？」畢葉道：「聽說能作中國詩文，不但說話哩！」雯青聽了，不覺大喜。原來雯青自見了這姑娘的風度，實在羨慕，不過沒法親近。今聽見會說中國話，這是絕好的引線了，當時就對畢葉道：「兄弟有句不知進退的話，只是不敢冒昧。」畢葉道：「金大人不用客氣，有話請講！」雯青道：「就是敝眷，向來願學西文，只是沒有女師傅，總覺不便。現據先生說，貴國姑娘精通語言學，還會中文，沒有再巧的好機會了。現在舟中沒事，正好請教。先生既然跟夏姑娘同國，不曉得肯替兄弟介紹介紹麼？」畢葉想一道：「這事既蒙委托，哪有不盡力的道理！不過這姑娘的脾氣古怪，只好待小可探探口氣，明日再行奉復吧！」當時次芳及黃、塔兩翻譯，又替雯青幫腔了幾句，畢葉方肯著實答應，於是大家都散歸。

雯青回房，就把畢葉奇術，告訴彩雲。彩雲道：「這沒什麼奇。那些中國人，一定是他的同黨，跟我們蘇州的變戲法一樣騙人。」雯青又把那個女洋人的事情告訴她，說：「這女洋人是我叫他試的，難道也是通同的麼？」彩雲於是也稀奇起來。雯青又把學洋文的話，從頭述了一遍，彩雲歡喜得了不得。原來彩雲早有此意，與雯青說過幾次。當晚無話。

次早，雯青剛剛起來，次芳已經候在大餐間。雯青見面，就問：「昨天的事怎麼了？」次芳道：「成了。昨日老前輩去後，他就去跟這位姑娘攀談，灌了多少米湯，後來慢慢說到正文。姑娘先不肯，畢先生再四說合，方纔允了。好在這姑娘也往德國，說在德國或許有一兩個月耽擱，隨後至俄。與我們的路途倒是相仿的，可以常教。不過要如夫人去就她的，每月薪水要八十馬克。」雯青說：「八十馬克，不貴不貴，今天就去開學麼？」次芳道：「可以，她已等候多時了。」雯青道：「等小妾梳洗了就來，你去招呼一聲。」次芳答應著去了。雯青進來，次芳的話彩雲早已聽得明白，趕著梳好頭。雯青就派阿福過去伺候，自己也來二等艙，與次芳等閑談，正對著夏雅麗的房間。說話之間，時時偷看那邊。彩雲見了那位姑娘，倒甚投契。夏雅麗叫她先學德文，因德文能通行俄、德諸國緣故。從此之後，每日早來暮歸。彩雲資性聰明，不到十日，語言已略能通曉。夏雅麗也甚歡喜。

一日，薩克森船正過地中海，將近意大利的火山，時正清早，曉色蒼然。雯青與彩雲剛從床上跨下，共倚船窗，隱約西南一角雲氣鬱蔥，島嶼環青，殿閣擁翠，奇景壯觀，怡魂養性。正在流連賞玩，忽見一人推門直入，左手攬雯青之袖，右手執彩雲之臂，發出一種清冽之音，說道：「我要問你們倆說話哩！如不直說，我眼睛雖認得你們，我的彈子可不認得你們！」雯青同彩雲兩人擡頭一看，嚇得目瞪口呆，不知何意。正是：

一朝魂落幻人手，百丈濤翻少女風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